

第六十四回 圖苟合成宗游苑 辨禮義鄺相題詩

卻說鄺相對劉氏曰：「今後我當改變驕傲。我平日待忠孝王不薄，他乃乘我入閣，進表亂言，今幸無人說我閒話。我一生耿直，是非面斥，從無見怪懷恨，倘是別人，豈不積怨在心？今後凡事不可狂妄，夫人若回，可說下官並無記怪，不必多心。但夫人親駕降臨，大為不該。」說罷回顧素華曰：「煩賢妻備酒禮待劉夫人，下官失陪。」即回身進內去了。素華即請劉氏坐下，笑曰：「拙夫性躁，有事面言，從無記怪。夫人面對尊夫說，可來相見，不須多疑。」劉氏稱謝師娘盛德，尋思鄺相果然美貌勝圖，但官威利害，即對素華曰：「賤妾還要拜見太師義母，煩夫人請來相會。」素華曰：「家母現染微恙，不能相會，有勞過愛。」著女婢往請孫夫人前來相會，並速備筵席前來。女婢分頭行事，不須臾，女婢回報曰：「孫夫人遣二姨娘到了。」劉氏向前與二姨娘行乎輩禮，二姨娘說：「主母多蒙夫人盛情，奈村女不識禮法，不敢見貴人，特遣賤妾前來叩謝。」劉氏曰：「太師母何必如此過謙，勞動二姨娘，怎能消受。」二姨連稱不敢，即欲辭別，素華挽住曰：「二姨娘且慢回去，可同劉夫人飲酒。」二姨稱謝，一同坐下。不一時席備，三人同飲，女婢斟酒，獻酬交錯，三人暢談。素華心思他有許多膽力，我想如此無能，隨問劉氏曰：「不知夫大可曾孕否？」劉氏曰：「妾雖進拜花燭，尚未同牀。拙夫立願須挨孟氏相會，一同完親，至今拙夫夜夜伴圖獨宿。」素華曰：「孟氏三四年前即已無蹤；忠孝王何苦如此守義？」劉氏曰：「既是拙夫守義三年，妾何不從。但前日完親之時，恩師在席上說師娘懷孕，未知何月臨盆？」素華不曾提防，一聞此言，暗思二女成婚，怎能懷孕？以時羞得滿面通紅，答曰：「妾何嘗有孕。」二姨大笑曰：「康員外屢說爾夫妻年少，因何成親三年，未生男女？知爾夫妻如此秘密，有孕不說。今幸劉夫人說起，待我說與員外夫妻知道。」素華暗自叫苦，倘被康員外討孫，累我。乃答曰：「他是說笑話，我並未懷孕。」二姨不信。再飲一會，劉氏辭席曰：「煩恩師娘向恩師謝酒、來日拙夫若來，懇乞相見。」素華曰：「這個自然，不必掛心。」劉氏上轎而去，二姨退回。

素華回至繡房，鄺相問曰：「劉氏去了麼？」素華曰：「回去了。」回顧無人，笑扯鄺相曰：「小姐姐為何作怪，背後說我閒話？」鄺相曰：「我說你什麼閒話？」素華曰：「你因何人前說我有孕？二女結婚，我若有孕，你豈不是產下兩個孩兒了？你怎這等作怪？」鄺相曰：「我向何人說你有孕？」素華曰：「就是方才劉氏說他完親時，你向武憲王說的。」鄺相記起前事曰：「前日武憲王強欲打轎請你，我只得說你有孕，他恐怕沖喜，只得罷了。」素華曰：「你說得雖是，但二姨必向康員外說，日後要討孫，豈不說我假騙？照這樣看來，教我想好見人。」鄺相曰：「來日我自自話抵塞。」

且說劉氏回府，眾人俱在後殿等候，忙問事體如何。劉氏說明前事，告之鄺相已是歡喜。滿門大悅。問曰：「梁師娘果然何必你代請。」素華曰：「說得是，我下次不管閒事便了。」鄺相自此以後，與父兄朝中相遇，及待忠孝王俱各情疏，不比先前親熱。唯有成宗暗慕鄺相才貌，思欲私通，得一賢妃，令心腹內監權昌，不時往內閣打聽，鄺相若帶鋪蓋來閣，可即密報。

至四月十五日，鄺相帶鋪蓋到內閣前，恰遇權昌在閣前看花，鄺相向前見禮曰：「公公何不到閣中請坐？」權昌曰：「偶爾散步，不必費心。」鄺相即進內閣。權昌忙到通明殿，啟奏天子曰：「鄺相已帶鋪蓋進閣。」帝喜曰：「內閣還有何人？」權昌曰：「還有梁相並孟龍圖在閣。」帝曰：「你可往閣前等候，梁、孟若出，你可宣鄺相前來，同朕游上林苑賞花。」權昌領旨退下，帝又喚轉曰：「鄺相勤理政事，若說遊園，他定不來，你說欲問政事方好。」權昌退出。

且說梁相對鄺相曰：「賢婿既來，我要回府。」孟士元曰：「老夫亦欲回家。」二人退出，權昌向前曰：「奉旨宣鄺先生往通明殿論話。」鄺相問曰：「聖上問何事？」權昌曰：「聖上說要問政事。」鄺同往通明殿外候旨，帝宣入殿，朝拜賜坐。茶畢，鄺相曰：「不知陛下問甚政事？」帝曰：「朕見早間狂雨後，上林苑百花爭豔，先生久勞國政，朕同先生一遊，免使花鳥笑人癡拙。」鄺相正色曰：「既欲遊園，怎詐言政事？」帝曰：「朕因先生勤政，若說遊園，恐先生不來，故說議事。」鄺相曰：「陛下今日遊園，說議政事；將來議政事，臣只道要遊園，緩急不當，即便誤事，下次切不可詐言。且方才梁相、孟士元俱是先帝老臣，臣乃後輩，陛下既要遊園，便當老少同樂，不該俟他們回去方宣臣遊園，是為不公。」帝暗言正理直，此等女流，真是難得；即答曰：「花謝還能再開，人老不能還少，名年人賞花，反傷其心。朕年二十四，卿年一十九，正當遊園，不便使老臣同往。」著武士備輦前來。帝欲與鄺相同擊，聞美人香氣，乃曰：「此去甚遠，賜卿同輦。」鄺相心思，若是同輦，異日改裝，人必說有曖昧事情。忙奏曰：「君臣同輦，紊亂國法，臣當步行。」帝曰：「此間離上林苑有數里之遙，朕坐輦，先生步行，朕如何過意得去？當共輦為是。」鄺相曰：「臣不敢亂君臣禮法。」帝暗世間哪有這等奇女，毫無涉私，真是可敬；乃曰：「先生既謙，朕與卿各自乘馬為便。」鄺相領旨。帝令內監將酒菜用盒盛著，並帶文房四寶，好沿途馬上飲酒賦詩，鄺相卻亦歡喜馬上賦詩飲酒。武士帶過二匹馬來，帝騎銀毫馬，鄺相騎一匹五明馬，君臣上馬起身，四名太監扛著酒菜跟隨。但帝欲與鄺相並肩，聞些香氣，鄺相怎肯胡亂，或前或後，終不與帝並肩，帝愈加敬服。君臣早到上林苑，花草更加嬌豔，無數鳥雀在地上游耍，見人至，即便飛起；又有一座山岩，半山腰清水垂下，宛如銀絲一般。遠見周圍假山，俱發翠草，一片碧綠，形如圍帶，兩傍俱異花，中有一條路。立相贊曰：「御苑景致真是奇巧。」帝曰：「先生可在馬上題詩稱贊。」鄺相領旨，內監捧硯磨墨，又一內監捧一張龍鳳箋紙，雙手擎著。鄺相提筆醮墨，一揮而就。內監呈送御前，帝見上面半行豐楷，龍蛇飛舞，上寫《夏日遊上林苑即景》：

僮採榮叨入上林，繽紛芳氣拂衣襟，雲圍似帶山腰瘦，水掛如絲洞口深。夾巷名花迎華日，環堤細草潤甘霖；回看霄漢飄香處，幸沐仁恩又即吟。

帝看畢贊曰：「字句清新，能使御苑生色，當飲酒三杯潤筆，朕亦陪飲。」內監捧著酒菜到中間，君臣在馬上各飲三杯，鄺相喜得佳趣。君臣來到一座白石橋上駐馬觀看，兩旁有十餘株合抱不來的大楊樹，籠罩一片青碧，橋下一條淺溪，流水澄清，有一對燕子，在水中洗浴，樹中有黃鶯啼聲，鄺相喜曰：「此間景致，難與盡言。」帝曰：「此名為奉柳石橋，卿既稱讚，可贊一詩。」鄺相詩興勃勃，因柳枝礙著蓓帽，略低頭，已題一詩。內監送與帝看，上寫《贈春柳百橋禮》：

白石橋頭縱馬蹄，春風拂袖柳初齊。古城倒影煙光暗，育慢遮暉日色住；流水靜中雙燕浴，隔花深處一鴛啼。上林幾度留金輦，雨露恩濃舞席西。

帝贊曰：「字字從石橋而起，可謂冠軍之筆，君臣當暢飲三杯。」飲畢，帝見鄺相臉知瑞霞，一時情動，把馬輦盡力向前。

擊，數點水極惹艷相面上。艷相心思，朝廷何故譏戲，莫非看破我的毛病麼？遂把袖拭了面上水珠，有不悅之意。帝心搖動。君臣下了石橋，只見各花嬌豔，草木青翠可人，艷相謂權昌曰：「花草鮮豔，迷人心目，真不愧天上神仙府，人間帝王家。」權昌稱是。帝見艷相鼻上還有兩點水珠，兼紗帽略斜，加倍秀媚，乃曰：「群花雖楚鮮嬌；終不及艷先生容貌，待朕作詩一首，贊艷先生容貌。」詩曰：

風流舊態帽歌斜，柳露飛珠濺臉霞，今日上林春失色，只留解語一枝花。

帝題畢，令內監送與艷先生，內監郊送交艷相。艷相心知天子看破改裝，但思天子乃是明君，知是女流，豈不知是貞節，怎肯曖昧？何苦作此妄想，面上就有怒色。帝見其含怒，更加風流，尋思今晚怎肯空過，且緩到晚留宿，好事必能成就。主意已定，告艷相曰：「天氣炎熱，且到泛月塘船屋內乘涼下棋更妙。」艷相領旨。

君臣來到塘邊，只見那塘約有數畝大，周圍花石頭砌成堤岸：四邊俱是大楊柳，另砌著一條階級，下面有一小船，繫在柳陰下。內監向前把纜索扯近，下船把跳板安下，架住扶手欄杆，君臣下船。內監扯起風帆，架著木槳，那船趁著微風，逕向船屋而來。到船屋邊，將索縛上跳板，船屋邊辦有一條階級，君臣上了船屋，前後有五所廳房，君臣即坐船艙下棋。內監從船上運酒菜前來，一邊飲酒，一邊下棋，浦風從水面吹來，更加涼爽。艷相心中大喜，一連下了三局，帝負了一局。日將斜西，艷相奏曰：「天色將晚，臣要回閣辦事。」帝詐稱是，君臣仍舊下船。

內監撐船上岸，君臣上馬起身，帝曰：「天香館盡種牡丹，景致最佳，先生不可不往一遊。」艷相喜曰：「牡丹乃是天花，正當一觀。」君臣來到天香館，下馬步進，只見兩邊何止百餘盆牡丹，左邊一色俱是白牡丹，右邊俱是紅牡丹，更有幾盆紫色的，清風吹來，微有香氣。艷相大喜，拍掌笑曰：「此處不減蓬萊仙境。」成宗曰：「當此月下飲酒，更為有興，先生可在此賞花飲酒，不令花月笑人。」娜相高興曰：「臣敢不領旨。」君臣即到館內坐下，帝令內監備席前來。艷相想起帝不懷好意，辭曰：「臣因事未完，就此回閣辦事。」帝曰：「值此昇平之際，政事候來日再辦。當此鉸月名花，無飲有負牡丹盛情。」艷相自料帝乃明君，雖知是女，諒必不敢認真；遂即坐下。內監點得燈燭輝煌，呈上筵席，君臣同飲。到初更後，艷相辭席，帝曰：「證當斗酒百篇，怎好辭席。」隨令內監捲起珠簾。是晚月白風清，陣陣香氣，艷相謂帝曰：「白牡丹映著月色，猶如一片輕絹。」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